

多讀經典：解人生之憂、獲思辨之力、尋自我認同

王乾任 文字工作者

「你的」經典是你無法漠視的書籍，你透過自己與它的關係來定義自己，甚至是以與它對立的關係來定義自己。—卡爾維諾

剛出社會那段時間，我在連鎖書店總公司擔任採購專員。為了盡快熟悉公司業務，花了不少時間看各門市的銷售紀錄，請教其他資深同事各店的特性。後來發現，不少門市的長銷書，都是人稱經典類的作品。也不只是文學、童書、繪本，宗教信仰、心理勵志、投資理財、歷史地理、人文社科、自然科學等，各領域的經典作品都有。

當年，專出經典公版書的志文，即便許久沒有推出新作品，在書店的業績銷量非常穩定，當時的版本也不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版本，字體已經放大，紙張也換過，卻依舊受到讀者的歡迎，顯見經典作品的持久力。

想來也是，所謂的經典，不就是能經過長時間考驗，被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都喜歡且反覆閱讀的作品嗎？

基礎閱讀教養的累積，常從經典書籍入手

回想起來，我自己小時候也是窩在地方城市

中間賣書籍的文具店的角落，翻讀經典文學的青少年版長大的。當年的大夏、聯廣等出版社，就是專門出版改寫濃縮過，專攻青少年市場的經典作品的公版書。青少年版通常只求交代故事情節梗概，對於翻譯正確性與文采教不講究，只求能夠讓青年讀者掌握經典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內容。

很多人應該和我一樣，長大後才知道自己讀的所謂世界名著／經典，是濃縮、刪減、改寫版，並非「正版」（公版書的版權已經消滅，不專屬於誰，欲出版之單位，不用也可能無從取得原作者或出版社授權，可以逕自翻譯與出版，自然也可以大刀闊斧地改寫）。

國高中時代，分別在屏東跟嘉義居住，兩地的一些書店，都有販售一本五十元、三本一百元，桂冠圖書版的世界文學經典作品，我也買過一些，像是《亞森羅蘋》、《紅樓夢》、《七俠五義》、《濟公傳》、《西遊記》等等，真虧當年的我能讀得下這些排版甚密集，書又厚，也不算太好讀的經典作品。

遷就「便宜又大碗」的市場需求，這類高CP值的經典，封面設計通常不會講究，經常是一整個大書系，只設計一個通用的封面案型，每一本都長得一樣，只有更換書名等基本資料。此外，排版緊湊、字體擁擠、行距與字句都很窄，

務求能夠在一頁內盡可能塞入最多的字，以節省紙張與印刷成本。而印刷水準，自然也不會太認真。

由於長期以來，臺灣的經典公版書的出版方式都是偏向便宜大碗，久而久之，市場也認定世界文學名著類的經典，合該以便宜大碗的方式供應，不知不覺間，卻也把經典作品的市場做小了。

約莫直到薩德侯爵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出版，才讓人見識到，原來公版經典書也可以如此有話題性的宣傳，且引爆銷售熱潮吧？

臺灣書市的經典出版

我離開書店採購工作後，有一段時間投身出版編務工作，當時我構想要出兩個系列的經典公版書，一是文學類，二是非文學類。並且將封面與版型固定下來，想學歐陸一些學術出版社，走極簡路線。

後來有找到願意合作的出版社，我找人翻譯，出版社負責編務與印刷發行，居然也出了幾本書，只可惜出版社經營不容易，並非理念好，就能反映在銷量上。最後該系列只能腰斬。說起來，封面還是請當年才剛初出茅廬，後來已經是大師級人物幫忙設計。

再後來，發現市面上越來越多出版社了解經典公版書的潛力（好比說，光是《小王子》坊間就有十數個譯本），紛紛投入耕耘此一區塊，了

卻了自己不能繼續出版更多經典好書的遺憾。

好比說，誠品書局曾經推出一個經典共讀計劃（紀念書店成立三十周年），前前後後費時三年，找來十位出版社，總共推薦五百本跨時代經典作品，還砸錢做了自己的經典共讀版的封面，幫每一本書都包上了誠品自己的活動封面，形成某種誠品推薦經典的套書權威感，向臺灣社會推薦這一百本經典。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的經典，大多是「原版」翻譯重現。雖說過往的經典也有不少名家譯筆（例如：喬志高的《大亨小傳》），然坊間仍以改寫濃縮過的青少年為主，不知譯者是誰的作品居多。

重視翻譯，或至少忠實完整翻譯原文，不再隨意濃縮改寫刪減經典作品，是這一波經典書出版熱潮的好趨勢。例如：知名作家辜振豐老師重譯《惡之華》（花神文坊）、楊照翻譯《老人與海》（麥田），遠流出版社更與師大翻譯所合作，推出以國內當代語言文字進行翻譯的全新譯本「經典文學新譯計畫」，由臺灣翻譯學會執行長蘇正隆先生定期舉辦譯者工作坊，確保翻譯品質。

好的翻譯，對於正確理解世界經典名著的影響甚深。

就算原本是好譯本，也可能因為時代久遠，與當代讀者脫節，需要有新的譯本服務新時代的讀者。村上春樹提出過翻譯賞味期限論，他認為

翻譯作品的文本就像建築物一樣，屋齡超過三十年時就該修一修，超過五十年可能需要重建了。況且語言文法不斷推陳出新，新時代讀者對於老舊的字詞較為生疏，都需要調整翻譯版本。

麥田出版社的 Great 系列也推出了一系列經典名著，像是卡謬的《異鄉人》與《鼠疫》、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卡夫卡的《變形記》、沙林傑的《麥田捕手》、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等。

經典歷久彌新，每一代都有讀者，是最好的長銷書，出版人若是願意多花心思經營，肯定能贏得讀者的青睞。

不過，就整體公版經典書在臺灣的出版歷史來看，太過偏重文藝而忽略社科哲學神學心理勵志等其他領域的公版書之出版，是比較可惜的地方，雖然零星也有一些人文公版書的出版（好比說聯經推出的《韋伯方法論文集》，左岸文化推出《有閒階級論》等一系列西方社會科學古典名著），卻不若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香港道風山的漢譯神學經典名著翻譯，那樣有系統且全面大規模的引介西方人文社科哲學領域的經典名著，盼望更多出版先進能夠關注非文學類公版經典出版品的出版事宜，也期望文化部等政府部門能投入更多資源支持翻譯能夠做為傳世版本的西方經典作品的定版！

何謂經典？

經典是將當代的噪音貶謫為嗡嗡作響的背景之作品，不過經典也需要這些噪音才能存在。—卡爾維諾

在《為什麼要讀經典？》一書中，卡爾維諾「對何謂經典？」提出了十四條令人信服的定義。

經典是永遠有人「正在重讀…」，樂意一讀再讀的作品。每次讀都像第一次讀，也讓人似曾相識，讀者難以窮盡經典的意義，永遠讓人出奇不意，讓人無法漠視，人們可以透過與它的關係定義自己。

英國曾有一個網路調查，邀教師票選最受其青睞作品，前十名中便有不少歷時久遠的經典，像是《咆嘯山莊》、《簡愛》、《理性與感性》、《魔戒》、《1984》等，顯見經典不會因為出版年代久遠就被人遺忘。

「經典」是讀書界對於好作品的尊稱，如果換個出版學的操作型定義來看，「經典」可以說就是「公版書」，畢竟沒人想買的公版，是不可能受到出版人的青睞。

一本書可以在作者死後五十年，作者喪失著作權，成為「公版書」，爾後卻還持續有出版人願意出版，市場也還繼續有讀者願意購買、閱讀，從出版品的角度來看，或便可稱為「經典」。

讀經典的好處：活化大腦、解人生之憂

經典作品多半處理雋永的人生主題，可以做為世人碰上人生問題的參考，從經典作品中借鏡主人翁的思考與決策邏輯，為己所用。

好比說，從《奧德賽》學面對悲劇命運，從《薛西佛斯的神話》學人生之徒勞無功，從卡謬的《異鄉人》、《城堡》領略人生際遇的無常荒謬，從《浮士德》學知識與人心的驕傲，從莎士比亞的戲劇見人性之繽紛多彩，從《福爾摩斯》學邏輯推論，從馬克思的《資本論》看見資本主義社會對人性所造成的疏離異化與扭曲，從《包法利夫人》看見想要往上爬的慾望對人生所造成的諸般影響，從《聖誕歡歌》看守財奴史顧己的自私貪婪…

甚至，心理學與心理諮商更是大量借用古希臘諸神的形象與象徵寓意，用以解釋人性的各面向，堪稱是藉經典作品解人性之憂的典範。

有心理學家做過研究，有閱讀文學作品習慣的孩子，長大後比較有同理心，較能理解他人之苦，因為他們能從書中的故事、主人翁的際遇去想像人生際遇，體恤人性的軟弱與在痛苦中掙扎的不容易。

我們可以透過閱讀經典，學習世間大小事、理解人性與情感。這是為什麼西方閱讀世界很愛找名人開一生必讀一百本／一千本書單，推薦給

讀者的緣故吧？

先從通讀經典好書，搞懂人生必然會遭遇的核心問題切入閱讀，方有機會引發新世代的閱讀興趣，培養出持續閱讀的生活習慣。

經典，除了題材雋永外，相對來說，文字較為嚴謹且品質高，知識概念密度也高，作品中能讀出不止一種見解，沒有標準答案，解讀可以因人因時代而異，且隨著後人的閱讀日多，帶入日多，文本本身也變得益發豐富多彩。

好比說，西方世界的思想家每一次遭逢時代危機，就呼籲回到柏拉圖，重讀古希臘時代經典，而每一次的重新閱讀，都能讀出有別於以往的新東西。

好比說，法國思想家傅柯，就從重讀古希臘作品中找出了照顧你自己這一個被掩蓋了兩千年之久的核心命題。過往人們只知道古希臘人的思想探索重視認識你自己，卻不知其實照顧你自己也是他們所看重的。傅柯重新發現照顧你自己後，現代人也變得越來越懂得身體照護與鍛鍊的技藝，不再只活在基督教修士傳統下的禁慾苦修，也重視享樂與身體鍛鍊。

經典的文字和知識概念都好，能讓人反覆深入探索，思考找尋與自己人生問題相匹配的部分，推敲咀嚼消化吸收，化為人生解難的養分。又因為經典的文字優美知識概念密度高，多讀，對於啟發大腦，提升語言和思考能力也有很大的幫助。

法國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曾說，每一次他要動筆寫作之前，都會先翻讀一兩夜馬克思，總能讓他覺得自己思辨力得到了提升，之後下筆寫作能夠更好的表達。

經典作品怎麼讀？

有一次我去一個教師研習營演講，問答時間有老師問我，他正在帶高中生讀《政府論次講》，但是他不知道有甚麼方法能協助同學讀懂作品？因為作品對高中生來說似乎頗為難讀懂？

當時我給這位老師的建議是，在帶同學閱讀這部經典之前，應該先簡單的回顧西方政治思想史，讓同學們了解西方政治思想所要探問的核心問題，還有曾經出過哪些經典和想法。簡單說，就是先幫同學累積一些能讀懂作品的先備知識。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本書是橫空出世，和其他書沒有關係的作品。每一本書被寫出來都是要回應某些已經出版的書裡面的問題，經典尤其如此。經典就是在這個思想脈絡中有重大貢獻的作品，因而被納入知識史的一環而沒有隨著時間淘汰。

讀經典之前，讀者必須有核心關懷／問題意識，先對經典所屬領域的知識地圖有個基本的認識，甚至已經有自己的基本立場，或知道自己探問什麼問題，為了探討這些問題，必須根據什麼樣的知識脈絡系譜，去讀那些作品？找出這些書單，一本一本的通讀過去，再進行知識彙整，

提取出作者們的見解與自己的看法，進行交叉比對，獲得更深層次的解析。

得先搞懂這些環節，經典的閱讀才能展現出更寬廣的價值。否則的話，只是讀一本大家都覺得很棒的好書而已，雖然這也是很不錯的事情，但卻沒能讓經典發揮出威力。

在經典書籍中找到自己的認同歸屬

我自己大學與研究所主修都是社會學，雖然沒有繼續攻讀博士，日後卻仍然大量閱讀社會學出版品，並且認為自己的知識傳承主要源自社會學。除了在學校數年的課程，對於社會學最主要的認同來源還是閱讀作品，而且是閱讀學科中的經典作品，像是社會系學生必讀的古典三大家：馬克思、韋伯與涂爾幹，乃至當代社會學者所撰寫日後被尊為經典的一些作品。

不光是社會學門如此，每一個知識學門都是如此，一個人會自認是某個知識領域的傳承者，定然讀了不少該領域的經典作品，從中獲取知識養分、思考推論邏輯外，更多更重要的是身分認同，一種我也能像前輩那樣治學或使用該學門知識以面對人生或學業的諸般問題的自信與期許。

去，找出你的人生經典書單吧！

世上書籍多如繁星，紀錄各種思想文字，我們不可能、其實也無需盡讀。書的世界看似一片渾沌，本應無所謂好壞高下，各有所司。卻總有

各種好事、博學之人，假藉各式（政治、宗教、品味、道德）名義，企圖建構閱讀標準，找出人生必讀「經典」，建構秩序（更希望其放諸四海皆準）。

Harold Bloom 之流的學院人士，寫出《西方正典》，企圖建構找出某一條經典作品的閱讀系譜。卡爾維諾則向讀者拋出了一個根本提問：《為什麼讀經典》？

為什麼人們這麼樂此不疲於尋找、建立「經典」？

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對經典的第十一條定義提及：「『你的』經典是你無法漠視的書籍，你透過自己與它的關係來定義自己，甚至是以與它對立的關係來定義自己。」我以為深刻點名人之所以追讀經典的原因。

身為讀者，找出屬於自己的生命經典，彷彿替自己的人生定位，找到自己在宇宙、社會、生活、人生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和角落。這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會以相同的速度和順序，閱讀完全相同的書籍。我們都從閱讀中造就自己，市井小民有自己的經典選擇和詮釋方法，文學大家也有屬於他自己的。沒有所謂內容好壞之分，也沒有品味高下之判，只是功能與需求的不同而已。



每個人的教室： 以差異化教學支持學生的 多元需求

Carol Ann Tomlinson 著；侯秋玲、李燕菁、黃怡甄等 譯

心理出版社 / 11408/298 面 / 23 公分 /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6267447826/521

本書為國小到高中教師提供差異化教學的基礎論述和重要工具，幫助教師超越學生類型的標籤和刻板印象，讓他們擁有最多、最好的學習機會。書中提供大量的教學建議，包括如何調整環境、活動和評量方式，幫助教師在教學規劃上協助每一位學生的學業成長；更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學生，幫助教師創造比以往更具包容性的教室。



你的信任，是孩 子最強大的底氣

神老師 & 神媽咪（沈雅琪）著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11405/224 面 / 21 公分 /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42830 / 528

我們都當過孩子、也犯過錯，但成為父母後，我們往往在意孩子的不足，卻忽略了問題背後的原因，而「客製化教養」是解決孩子所有問題的最佳解答。透過「完全接納」的理念，神老師量身打造每個孩子需要的有效教養。只要提供適合的環境、給予強大的信任，就能幫助孩子獲得最大的勇氣，進而發掘他們的天賦。她深知，每個有狀況的孩子都是在討愛，犯錯並不可怕，而陪伴與理解，將是孩子們人生中最珍貴的禮物，帶領他們走向光明的未來。